

——城市文學獎新詩組短評

葉輝

毫無疑問，在芸芸參賽作品中，以盧勁馳的〈誤認〉和鄒文律的〈年老巨獸的輓歌——致長沙灣工廠大廈〉最突出，前者寫一個失明人學習乘搭公車和「點字」，憑視覺以外的感覺去認識（或誤認）身旁的世界；後者借一座工廠大廈清拆前後的所見所思，悼念煙飛灰滅的地標及其象徵的年代。兩詩俱以敘事為經，抒情為緯，交織出意在言外的佳構。我多番細讀，發覺盧詩用生命的感覺書寫，鄒詩用語言的技術鋪陳，遂據此區別判出名次。

〈誤認〉驟看略覺散淡，多讀幾遍，才讀出暗淡世界裡時刻湧動的猶豫與張望，堅忍與泰然。不錯，「生存從來不是一個邏輯的問題／願意生活下去的人自有其生活的方式」，詩中穿插交織的細節貫串於這兩句箴言式的句子，如水散瀉，然後有若眾川歸海——從專注地學習辨認公共汽車（憑聽覺和猜想），乃至頗為心不在焉地學習「點字」；從他人無意的冷嘲（「想不到你也進了香港大學」），乃至跟「點字」女導師的肢體接觸所帶來的心跳；從蘋果餅的滋味，乃至「估量下一個車站的位置／籌算下次發病的週期」。隱隱然有一個不肯認命卻又常常處之泰然的靈魂，躁動而耐煩，訴說著關於生命的辨認或誤認——他缺少的也許是物理世界的光，肉眼所見到的，也許較常人暗啞得多，也微弱得多，可他的精

神世界彷彿另有遍佈洞見的心眼，見常人所不見，才得以見出「永久的磨折」所包孕的生命毫芒。

這是一個不安於位又隨遇而安的靈魂，不斷從背光的生活學習詩的智慧，當然不需要任何同情分——要是你因感動而生起同情之心，他大概不會介意，但我勸你還是省些吧，誰有資格跟一個那麼睿智的心靈奢言同情？

〈年老巨獸的輓歌——致長沙灣工廠大廈〉剛好相反，初讀印象頗深，再讀便不難發覺全詩佈置了大量時間的證物，以呈現觀察的細密，無非展示了身在現場的證據，可也製造了大量形容詞加名詞的機械化句式，諸如「頹長的影子」、「沉默的巨獸」、「跪坐的四肢」、「匍匐的地方」、「黑色的羽毛」、「巨獸的脊梁」、「塵封的音圈」、「惺忪的睡眼」、「稀薄的泥土」、「焊槍的尖叫」、「編成的喪服」、「城市的步伐」……等等，以「的」字居中的五字結構一方面容易造成陳



【各評審小組綜合座談】（本刊攝）



言，另一方面更令節奏顯得機械化，雖有同類的六字和七字結構如「空置的工廠大廈」、「蜂巢狀的壁洞」、「泛黃的洋紫荊」、「被敲碎的葉片」、「蘋果花的殘香」等等略作紓緩，可是已挽回不了成也技術、敗也技術的局面。

尚幸此詩謀篇與造意尚有可觀之處，一個年代的物證與人情寫來從容不迫，見出對邊緣地區有一份可貴的人文關懷，整體而言尚算瑕不掩瑜，只要避免上述因用力過猛而不自覺地墮進語言陷阱的弊端，往後敢信大有可為。

鄭政恆的〈皇后大道上聽電車駛遠〉清新可喜，前三段以「水 在地上開了一朵花」貫串三組水的意象，由室內展延至室外，彷彿由三組以聲音呈現的想像，剪輯而成的水花蒙太奇，末段總結陳詞，「我們的生活是易碎的杯子」失諸太露，尚幸「兩列尾班的電車 / 正向著不同的街口前行」及時挽回頹勢，最後一行變奏成「讓水在地上開一朵無聲無色的花」，亦取得不少分數。順帶一提，「無聲無息」也許在語文上是「政治正確」，但「無聲無色」

更符合聽覺上（注意，詩題是「聽」電車駛遠，而不是「看」）的距離實況——詩無語文特權，但不宜視之為錯別字——只要作者和讀者區分兩者的差別就好。

呂永佳的〈十二夜後〉大概典出莎劇《第十二夜》，基督教聖誕假期中的最後一夜為第十二夜，亦即一月六日的主顯節(Epiphany)，在伊莉莎白時期，主顯節已演變成狂歡節，《第十二夜》或暗示擺脫現實的嘉年華，任何離奇事件也不需要任何解釋。此詩分兩節，首節〈廣場〉意象繁富卻嫌過度言說，有現場感卻過於刻意鋪陳，句構亦有鄒文律詩中之弊；第二節〈列車〉弊在結尾拖了一條過長的比喻（以大鼓喻身體）尾巴，致尾大不掉；好處也在於個別奇詭而鮮活的意象，比如街道盡頭的光「如用燈織成的地毯」，「無數的瘋了的貓從這裡跳出來 / 從袖口的空隙 / 鑽進我們的身體」。成也意象，敗也意象，倒值得寫詩的人深思。

（校對：曾智聰、盧韋斯）